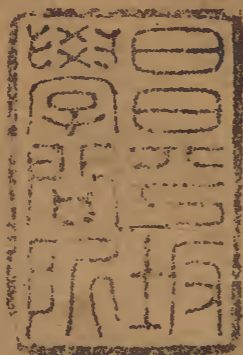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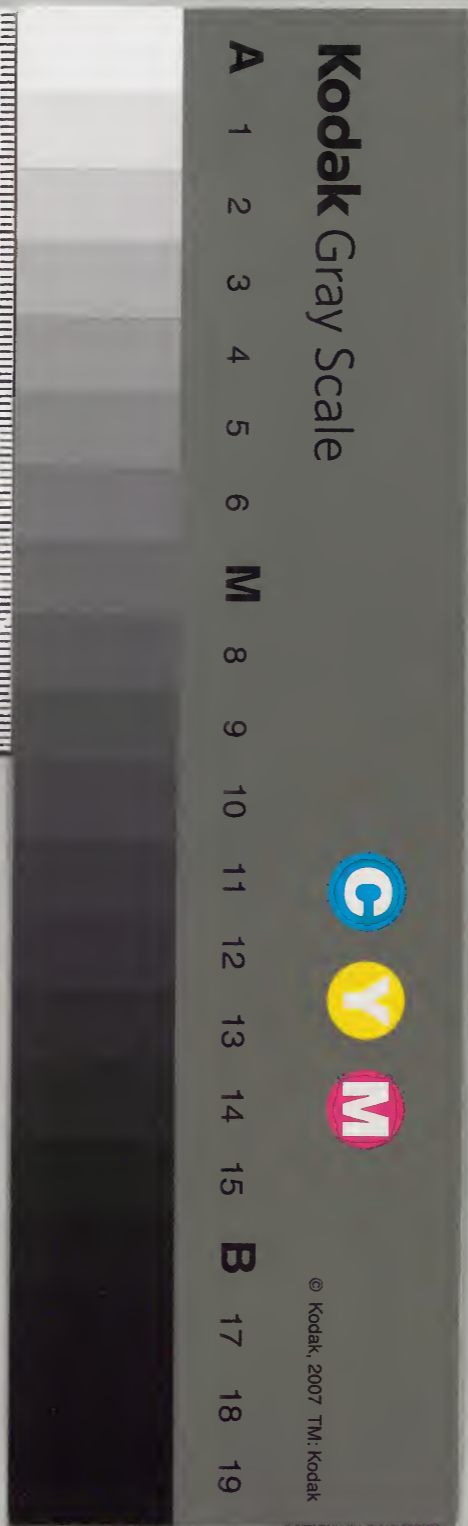
四十五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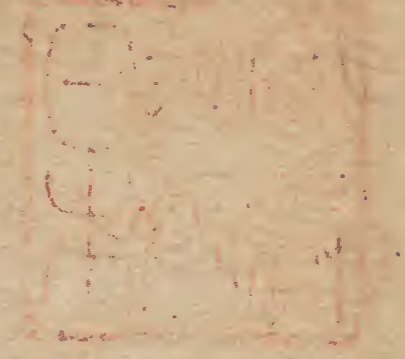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一	一	三
三	八	四	二
四	四	三	一
冊	冊	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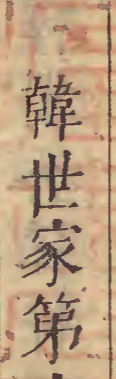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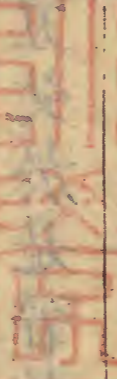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	二	二	三
書	一	三	一
冊	二	二	一
架	四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18)
函號		279	36





史記卷之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

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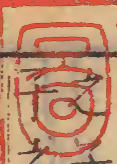
韓武子食菜於曰韓武子。索隱曰：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

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

相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相叔，非關武。

曲沃之相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

而世家撰次本亦無可睹處



史記

卷之四十五

韓世家

一

子後三世有韓厥

索隱曰系本云萬生。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藏子厥從

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同寇屠岸賈將

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

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亾朔曰：子必能不絕

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

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

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獲逢

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

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事乎？

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

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

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

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

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

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

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

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

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

陸溪曰：此段敘事簡而該，參看趙世家可見。

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

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

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

代索隱曰武子名恪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

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虔景侯虔元年伐鄭

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

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亦作武侯

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

殺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古三年列

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

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

至桑丘鄭及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

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

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弑其君哀

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

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懿

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五年與魏惠

史記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三

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

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

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

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

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

公索隱曰姬亦作玆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孚遠曰蓋以昭侯首尾二十六年

中間特云殺悼公故曰不知悼公何君也蓋史誤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

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

作高門屈宜白曰許慎曰屈宜白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門何

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口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

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紕舉羸徐廣曰時衰耗

而作奢後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

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蕞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

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

公又不知是誰之諡則韓微小國史失代宣惠王五

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

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

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十一年君號

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十

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五義曰濁澤

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修魚得將軍

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韓魏擊秦齊潛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款矣韓

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

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

都也二謂使不伐韓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索隱曰警

而又與之伐楚也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楚王聞之大

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

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

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

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

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

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

來言不同是秦韓不和也其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

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

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

史記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五

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索隱曰：徇，從也。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

鮑彪曰：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宜息休于甘言惑于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干非兄弟，非素約而

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秦。平遠曰：楚之救韓，非誠也。然楚聲言救韓，而秦囚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

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

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十一年秦伐

我取穰正義曰穰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

秦昭王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歿公

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

咎曰蟣虱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

方城之外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公何不令楚王

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

老云黃帝世雍父作杵曰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

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

公也字遠曰公子咎與韓咎是二人故蘇氏說韓咎奉蟣虱也韓咎從其計楚圍

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

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其

敗楚屈丐又云齊米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

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

以上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

雍氏以下楚前圍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

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

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

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

余有丁曰按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七

入攻楚出
兵于三川
以待公殆
不合兵于
南鄭矣

雍州東南歷藍田出峽關俱統楚北境以待出兵於
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于楚矣
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不合于南鄭公仲日子以為果
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
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
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
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
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
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索隱曰言楚陰知秦不為公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
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

按先身
後儀言
欲秦之
救已而
不欲其
勁韓也

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
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
乃歸咸陽是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關守之
韓不能救三川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康三
反於郢其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徐廣曰昭魚楚相國索隱曰戰國策謂
之昭獻也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
璽收即取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
先身而後張儀正義曰先以身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于
齊楚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
所惡者張儀也正義曰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

不輕欺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

云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其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穀以救韓

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是楚後圍雍氏之下是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雍氏之下是

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

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君索隱曰芊

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君索隱曰芊戎姓或各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

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熒亂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

答竝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次故答與熒亂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前亦與熒亂

爭立故事重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索隱曰令韓求

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熒亂也正義曰質子熒亂蘇代令芊戎為

韓求熒亂人于韓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熒亂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王聽人質子相韓當云

楚王不聽人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熒亂為事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子熒亂也則公

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熒亂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

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

為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令芊戎教秦於楚索楚不

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曰言

以圍楚楚必尊重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

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熒亂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

熒亂則必入質以此卜之

接此言楚不主

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正義曰。蘇

得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

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

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

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鄧州

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遂及上十年

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

攻齊。齊敗。潛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間。二十一

年。使暴戡救魏。正義曰。戡音為秦所敗。戡走開封。二

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

里。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徐廣曰。筮

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茶。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

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

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

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

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

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相惠王

立。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秦拔涇

按陳筮將變而佗從之語所以激穰侯不敢不救也故能八日

而兵至

史記

卷四十五

城於汾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

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

日韓上黨也從太行山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

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二十二年秦

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

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相惠

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

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

韓遂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

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

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

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侯惠文僭主秦敗儵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

史記

卷四十五

韓世家

十一

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攻魏
日韓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攻魏
西非澤路等州是也

平十七年秦拔魏陽城負秦秦在陽城

魏烈魚鯨會國用韓非難與不禁財貴

折平國又負負秦景並難氣惠文曾主秦

未歸其大昔也然與並難氣惠文曾主秦

史記卷之四十六

太史公曰韓烈之烈晉景公歸故雁之千丘以烈

史記卷之四十六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

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諡今此云厲公佗非也

乎遠曰陳佗弒君無良風人所刺其子孫不完生周

宜更開大國陳完為厲公之子則非佗後也

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

史記

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
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
之先為堯四嶽也。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
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
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
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
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
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
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

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

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

桓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

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偽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

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

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益釋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

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

接大事
記云成
子陳恒
也春秋

謂之陳
史記謂
之田蓋
自春秋
後遂稱
田氏也

茅坤曰以
晏嬰之賢
又得君之
尊而景公

賢君也卒
不能損田
氏之權此
可見天心
所移人未
如之何也
已

玉維楨曰
偽給二字
下得稱情

史記

卷四十三

二

遂為

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

徐廣曰一作芷。○索隱曰。系本作閻孟克。芷昌改及。

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

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

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

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

曰釐音。僖也。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

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

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

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

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及晉

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

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

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

子。生子荼。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

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

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

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

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

史記

卷四十三

田敬仲完世家

三

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
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
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
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眾追國惠子。惠子奔
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
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
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
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

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子遠曰：鮑牧既欲順景公，未命則不

宜與田乞伐高國，既伐高國，而又與田乞異同為失計也。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

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
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

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駘。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

子荼。子遠曰：叙晏孺子事，前後參差，不如齊世子之密。悼公既立，田乞為相

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
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

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索隱曰：監止，名也。相簡公。田常



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

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

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姬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

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索隱曰：御官也。鞅，田監名也。亦田氏之族。田監

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

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久，賈逵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太史誤耳。子龍曰：後世誤以宰我被田常

之難者，因此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

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

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

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

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

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

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

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

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

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

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

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

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季遠曰田氏以厚施取齊國而此之欲用刑罰何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也蓋以德收之以威定之

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季遠曰前已誅監止矣此復及者蓋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鄒邑青州即北海郡也琅邪沂州也從安

平巴東萊登沂密等洲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皆自為田常封邑也

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姦雖子七十祇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堅

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曰

其枝固其

田敬仲定世家

蕪與四世
而後滅姜
齊而田齊
因以立

按田和
乃號田

立索隱曰系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代晉

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元城縣

東北三十里也明年代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里鄭之葛邑也陽陵故城在許州陽陵縣西北十五

里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

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

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

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

君十代而有齊國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

之滅祗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剗即有十二代

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乎遠曰莊

生在齊宣王時豈得逆數王建以田太公相齊宣公

為十二代蓋摠言田氏擅齊之數

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

五十里說文云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

郕索隱曰邑是也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

丘索隱曰毋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毋者字殘宣

公五十二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

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

蕪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

伐魯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

史記

卷四十一

田敬仲完世家

七

註竝 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

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

和卒徐廣曰伐子桓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

田侯剗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

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

為桓侯與此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

系家不同也桓公召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于朋如

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田

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刃其詞前後交互是記

者所取各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

故不同也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過

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

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

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

兵襲燕國取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

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

竝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桓公卒索隱

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子威王因

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

田敬仲完世家

齊立。乎遠曰、因齊威王名也。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秦邑皆

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按

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三年。三晉滅晉

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

州博城縣南二十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州西

時晉已亡。豈三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

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

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至

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闕。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

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

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闕。

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

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

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

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

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

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

按考要云譽阿大夫者乃倭臣周破胡也列女傳曰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倭臣周破胡專權擅勢疾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

不肖反日譽之

虞姬謂王曰破

胡諛諂之佞臣

也不可

不退于

是封即

墨大夫

烹阿大

夫及破

胡井烹

之

楊循吉曰

再述而不

煩重言而

不殺交之

妄疑鄭重

處也

茅坤曰髡

之善為諷

忌之善為

悟兩奇也

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

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

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醜之愉者，徐廣曰：操以爪持

也。愉一作舒。索隱曰：醜音釋與下文舍字竝同。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

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

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

在其中。乎遠曰：干進以取相位，其意在此猶十式之論牧羊也。王又勃然不說

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

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

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

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

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

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

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亾。索隱曰：得

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騶忌子

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各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淳于

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豨

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

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

事左右言每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

曰亏膠昔幹所以為合也徐廣曰幹然而不能傳合

疏罅索隱曰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拊幹則

繁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

久亦不能常傳合于踈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

得所豈待和以禮制云式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故下云請自附於萬人也

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

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

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

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

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

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

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駟案新序曰齊

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

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

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

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謝而去騶忌

甚有次

前二段

也後漸

詭向正理

去實也涉

世處事自

應如此

茅坤曰覽
威王之論
寶其識遠
矣所以能
伯

史記

卷四十六

二

之禮踞淳于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

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

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其

說不同所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

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

使守南城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

事悉具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

朝索隱曰邾莒宋魯之北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徒而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

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

遺李遠曰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則居官者務盡其職所以四子各以其能自見將以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釋而去二十六年

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

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

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

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

史記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七

歸有光曰
其後二字
疑有誤

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

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

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

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

死則後非。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

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

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北疆於諸侯。

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索隱曰：牟

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竝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

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

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

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孚遠曰：威王

于騶忌者。其功名已立。不如昔年見陵之時。故前明而後暗也。田忌聞之。因遂率其

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按戰國策。田

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系家不

同。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

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

魏趙不利戰於南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

國時謂南梁者別之于太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

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

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

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

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巧對云蚤救

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滅

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

王又橫稱鄒忌者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

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

有破國之志韓見亾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潑結

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

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

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

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殺

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

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盟而去

徐廣曰表云三年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沛

與趙會博望伐魏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

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

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

田敬仲完世家

古

所不能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

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

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

衍淳于髡正義曰贊卑齊田駢正義曰田駢齊人遊

子二十正義曰齊人接子慎到慎到正義曰趙人戰

子四十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之徒七十六人

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

復盛季遠曰言學士復盛則先時且數百千人劉向

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

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

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占側稷音相近耳又

虞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

秋傳曰苜子如齊索隱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日系

盟于稷門是也本名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

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

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秦敗屈丐蘇

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

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

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煇棗將拔徐廣曰在齊

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

楊慎曰按

穀梁傳云

稷下稷即

側也稷字

又作棘鄭

志張遜問

曰我先師

棘下生何

人也答曰

齊田氏時

學者所自

處齊人號

之棘下生

無常人也

真德秀曰

墨翟禽滑

其一也宋

鉞尹文其

二也彭蒙

田駢慎到

史記

卷四十一

三

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

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

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

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

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索隱曰傳音國謂握

也乘屈丐之幣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

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

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幣正義曰屈

丐楚將為秦所南割於楚名存亾國實代三川而歸

事坤曰蘇代此論以韓魏齊楚秦五國為

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

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

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

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

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

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

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

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

史記卷四十一田軫完世家

地陳軫於秦韓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豈不有大恩德

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

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

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

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二楚使公子將有大功

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

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齊與

韓魏共攻秦徐廣曰時孟嘗君為相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

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

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

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駟案左思齊都

賦註曰齊小城非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邪○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

鹿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

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

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

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

下此大資也且天下兩立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

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憂齊乎憂秦乎王曰憂

鮑彪曰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

張之巨擘也。
凌約言曰：備問答而
又總其言
意文有啓
閉

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

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

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

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

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

危。正義曰：按衛此時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國

也。爾時屬趙，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

也。取慮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

也。東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夔楚所

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

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

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夔新城陽晉同。正義曰：括地

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

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

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

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

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

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

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

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

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伏式結軼東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

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

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

王出亾。次於溫。正義曰。懷州有溫城。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

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

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蕪

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侯

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子龍曰。觀淖齒救齊。則楚不同五國也。王解而却。燕將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亾之衛。衛

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

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

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

茅坤曰。自齊潛王以

後齊多難而太史公

本戰國策許次如壽

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敦家庸。徐廣曰敦音躡一音皎太史敦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

即墨攻破燕軍。

辛遠曰襄王已建號于莒則燕必悉力攻之而能相守數年以待安平君

襄王亦可謂善守矣

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

封田單為安平君。

正義曰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

十四年

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

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

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

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

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歿已久矣

不如聽之以退秦

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

且趙之於齊楚并蔽也。

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

齊楚為猶齒之有脣也。脣亾則齒寒。今日亾趙。明日

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

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亾國。威却彊秦之兵。

不務為此。而務變粟為國計者過矣。卒遠曰。齊不救趙。非為變粟。欲

深結于秦。蓋其本謀誤也。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

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

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

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獎使荊軻刺秦

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亾。遼東明年秦

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

嘉滅夔。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

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其縣。○正義曰。今衛

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

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

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歿。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

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子龍曰。是

疾之勢成矣。然猶行金間齊。使齊兵不出。為萬全之策。固知秦之并天下。不獨兵力強哉。其謀深矣。勸

茅坤曰。周子之言甚確論也。惜乎君王后

深入秦人之購卒不救趙而下

系秦破趙于長平四十餘萬。公

年王建朝秦。公年秦滅公國而

公年秦虜

齊王建遷之共。松栢之歇。于今

簡可繫欲而太息也

悲夫

楊慎曰。叙事畢。又原其所以然

以始字發之。本王建

下所以亾

田敬仲元世家

三

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其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

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其

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云秦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

日謂不詳審用客處建于其松栢間也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

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曰敬仲完占

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

以比犯二君索隱曰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

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焉

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疆和

始擅命威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

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栢蒼蒼

司馬光曰齊為三晉

燕楚之根

抵三晉燕

楚為齊之

藩蔽秦雖

強暴百餘

年不能一

諸侯以表

理相約帶

也及齊王

遂用后勝

之謀信秦

問之言以

手以事秦

不收五國

五國以亡

而齊為虜

理勢然也

史記卷之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正義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
皆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士
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關里即此也括地志

史記卷之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皆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士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正義曰孔子父叔梁紇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關里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關里

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關里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關里

者以士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今觀戰國以後凡有爵士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入莫有過於孔子者誰謂太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在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而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徒曲阜仍號闕里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不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正義曰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二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丘

地之載五帝三代者不同譬如以象求入雖非其真然再行舜趨要無桀距步履學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子龍曰括地志原稱叔梁紇馬或古者祠廟之稱亦鬼神之類也

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焉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歲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鼎言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于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季遠曰姓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季遠曰姓衍文也丘生而叔梁紇歿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

按男女婚姻過期者為野合紇巳娶施氏老又求婚于顏氏此過期也按孔子世家以孔子魯人也且亦作春秋之意

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成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非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悔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邾人正義曰邾音驟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塋于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與音預季氏為饌飲曾文學之士孔子與迎而往陽貨以孔子少故折也陽虎紉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

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陽虎所紉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歿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歿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及正考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也考父廟之鼎

服虔曰。僕偃俯。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於

皆恭敬之貌也。曰。其恭如是。人饋於是。以餽余口。杜預曰。於

亦不敢侮慢。饋。粥。饋。粥。餽。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

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

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

位。謂正。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

考父。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

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是歲季武子卒。

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次公之跡耳。是歲季武子卒。

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

按趙岐曰。委吏主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

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

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

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

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

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

也。乃既仕。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

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

人以財。索隱曰。莊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

-5 129 35 875" data-label="Text">

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

茅坤曰太史公好老子學故陰與之

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已索隱曰王肅云言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乎遠曰此泛論魯事亦推孔子所以不仕之故曾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魯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

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正義曰百爵之大夫起

繼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與語三日授之以政

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

五而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雞故正義曰邠音后括地志云鬪雞臺二

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

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其攻昭公昭公師敗

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

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

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

亦有丁曰按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于鄆非乾侯也

蓋固自有不相為謀者歟然論

以孔子之言為正也書未可也

以吾命也其既將事矣發幣于

曰獲羊而言狗者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閻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達闕音兩家語作魍魎冰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曰名沐腫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墮毀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災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主故謂之神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

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各山太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山禺山山在吳郡永安縣馴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僬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

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

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醜之。正義曰：醜音釋。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

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

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

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

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

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左傳：此篇及魯世家皆不載。

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

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

及孔氏之書，竝無此言。故相譚亦以為誣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

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

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

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

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

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夏，齊大夫

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

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云。魯定公且以乘

車好往。孔子攝相事。乎遠曰。謂相會盟之事。非相也。是時執國柄者季氏耳。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

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

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

司趨而進曰。請奏四友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

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彼謂舞者所執。故

周禮。樂有被舞。撥謂大楯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

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

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

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

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

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

獎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獎惑。謂經營而惑亂也。請命有司。有司

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

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余有丁曰。按左傳云。孔子以公退曰。兵之則知設左右司馬。

上維禎曰。舉袂見事。急之狀。不可少此二字。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

田以謝過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

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

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卹讓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

也汶陽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母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宰

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正義曰

云卽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

登武子之臺費子攻之弗克乎遠曰費人襲魯而公

意三都之不墮其家臣不欲而三子不為異同○于

龍曰身作為恭順而令其下抗命此後世藩鎮強臣

之習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人孔子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

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郈城在公斂處父服虔曰謂

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郭無

月墮其城
出藏甲而
三家不疑
其害已此
必有不言
而信不怒
而威者矣

齊賦曰三
家不臣則
魯無可治
之理孔子
以疆於之
臣得政期

柯維騏曰
孔子誅少
正卯其說
出于荀卿
朱子以論
語左氏不
載于思孟
子不言疑
之然荀卿
去孔子未
遠或得其
實也

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年。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容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

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

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禘乎大夫。王肅曰。則吾猶可以

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禘俎於

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

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

婦之謁可以成敗主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謂足以蓋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主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友桓

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

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

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

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

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

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

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孔子

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

齊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

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

由彼缺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

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公率眾圍孔子數日

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

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

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孔

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七

余有丁曰
按甯武子
富衛文公
時至靈公
計已百五
六十年而
孔子畏于
此云使
從者為甯
武子家臣
誤也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孔子使從者為

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

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

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說辭以解圍。或

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去，即過蒲。正義曰：正

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去，即過蒲。正義曰：正

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

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

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

，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正義曰：璆音虬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

不為相見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

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

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

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翱翔也。○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于德，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厚于色，故發此言也。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三

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頰，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繫繫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亂世，道不得行，故鬩然不得志之貌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

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鷩鳥，今之鶚也。楛，木名，柞，鐵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夾。正義曰：隼音笋，毛詩義疏：鷩齊人謂之鷩，正或謂之題眉，或曰雀，鴈，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陳潛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元立，定四年卒。又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爲是。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名，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韃韃。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

是蕭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
 蕭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
 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
 職使無忘服主蕭曰使無忘服從于王也故分陳以蕭慎矢試求
 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
 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
 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
 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

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
 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
 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
 也神不聽衛靈公開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
 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
 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以衛
 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
 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
 子欲死之不樂適他



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

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

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

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今佛肸親以中牟畔。

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我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

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

已矣。何晏曰：此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

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數矣。孔子曰：丘未得其

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

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

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

余有丁曰：師襄子即擊磬，襄子子用魯舉為辭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于海史記載學琴于去魯之

後殆非也
歷聘紀年
記孔子二
十九歲適
衛學琴
庶几近之

史記

卷四十七

三

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然而長

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索隱曰眼如望羊王肅曰

幾與注頎竝音祈家語無此四字望羊望

也羊視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歎也徐廣曰

鐸竇犢文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

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犢則竇犢

字鳴犢聲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

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

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

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

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

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况乎丘哉乃還乎遠曰趙簡子欲殺孔子故召息

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

邑家語云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

陳孔安國曰軍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七

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立哀二年也。

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

使太子罔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

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

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

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

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

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

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

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

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

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

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

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

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

之。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

再引亦失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

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

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

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

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

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

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

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乎蔡長沮桀溺耨而耕孔

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有許州葉

縣西南辛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

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子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

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

士哉耨而不輟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子路以告

孔子孔子憮然曰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安國曰隱于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

皆不與易也已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蓀

大而人小故也

名也。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

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

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

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

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以畱陳蔡之間，諸大夫所

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

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

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孔興起也。孔

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子貢色，作孔子

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

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乎遠曰：陳

蔡被圍而載此數語，文情不貫，亦符文也。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

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

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

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

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

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伯夷叔齊餓死乎。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

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

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

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

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

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

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

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楚令尹子

下冉求云。雖累于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余有丁曰
孩此時顏
子尚從在
無恙也
或謂顏子
卒于哀公
六年非也

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
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
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
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子龍曰夫子方將修桓文之業而繼周召之志豈夫
肯用于楚若用于楚而先欲削楚地情勢所無也夫
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
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
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作

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安國曰此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
包氏下車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

魯會繒徵百牢
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

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太宰嚭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

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生？」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言孔子之言遠于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滯刑於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

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緡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服虔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

史記

卷四十一

三

喻已木以喻
所之之國
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

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北十四歲而反

平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

尾計十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

舉直錯諸枉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

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

枉者直蓋太史撮畧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

尤瑛曰撮畧論語為文而得其條理

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足則吾

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

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

既發放縱盡其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吾自衛

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

樂廢孔子來還乃正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

考要
歐陽

孔子世家

三

民謂遷

說然也

書傳所

載逸詩

不可勝

紅以鄭

康成譜

圓推之

下更十

而取

一篇

又有

此篇

取餘

也按詩

凡三

篇而六

篇亡其

詞故史

遷及班

固諸人

皆謂三

其重正義曰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
 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
 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鹿鳴為小雅始正
 日小序云鹿鳴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
 宴羣臣嘉賓也文王受命作周鄭玄
 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清廟為頌始正義曰
 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小序云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
 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
 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
 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正義曰上彖卦下辭下
 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彖正義曰上彖卦下辭下
 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繫正義曰易正義
 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云繫辭者聖人
 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為上正義曰上象卦
 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辭下象爻辭說
 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文言正義曰易正
 入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為也義云夫子贊
 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
 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
 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
 不必相因襲常有損益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
 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
 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顏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
 形質可舉以教為度故不任

孔子世家

三

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

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存其身也。所慎齋戰疾。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不

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

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

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

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入公門，鞠

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饋，色勃如也。

孔安國曰：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

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

童子必變。包氏曰：瞽，盲也。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

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力，謂若弄盪舟，鳥獲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舉于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

無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

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

史記

聞顏淵喟然歎曰孔子遠曰以下三者贊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

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

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子聞

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

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果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

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

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春

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

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索隱曰春

語竝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

為主車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畧其姓則子非姓

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

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

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

是也顏淵歎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天生顏淵為夫子

之證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

將歿之證故云爾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

凌約言曰孔子追思顏淵而子長系之獲麟之下其意至矣

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

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

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

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

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

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

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

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

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遠

曰：前已摠叙剛述之事，此專言作春秋者。明歲子路以孔子所自作，故推而尊之，又以自寓也。

歿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

山所仰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

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夏人殯於

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

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

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

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哀

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愍

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王肅曰疾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子貢曰君

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

志為昏失所為愆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能用歿而誅

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

子塋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

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

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

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

荆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索隱曰訣

音決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冢

別也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豈合凡六年然後去廬于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

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

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

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

政孔子生鯉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

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伯魚年五十

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先孔子歿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竝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

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

小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

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

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

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歿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

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
邛。邛生驩。字遠曰。歷序後系與王侯同。此所謂世家也。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
去云。索隱曰。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

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

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
銘。勒防叔來奔。耶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
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
鳳據裘。泣麟何從。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史記

卷四十六

傭耕索隱曰廣雅云傭役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

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

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鴻鵠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

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二世元年

七月發間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索隱曰間左謂居間

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間左今力役凡在間左者

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

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

何孟春曰
古人文字

舉大計亦死等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

戍卒而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

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

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

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

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

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

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乎遠曰勝廣自以

以動眾也然扶蘇項燕時地俱吳廣以為然乃行卜

史記

卷四十六

陳涉世家

七

彼此有絕
似者左傳
楚昭王曰
再敗楚師
不如死亦
盟逃歸亦
不如死死
一也其死
仇乎此世
豕連用四
死字

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

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攢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

我威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此教

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駟案漢書音義曰罾音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

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

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隱曰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修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

也。樹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

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

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

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索隱曰按脫即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

奪之。故得殺尉。○乎遠曰尉笞吳廣而挺劍者以廣素得士心耳。且異有疑也。廣起。奪而

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

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索隱曰小顏云第但也。而戍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

名稱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

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

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蕪縣名，屬沛郡。下者，乃令符

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

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

行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

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

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

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

是循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

上譙縣之門也。譙弗勝，守丞歿，乃入據陳。數日，號令

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

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

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

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

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

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

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

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

十里，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

也。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

茅坤曰：陳涉自王而四出，兵徇地，殊多草莽，無紀律，或強不用命，輒自立，或散走，即散而太史公叙陳涉始末，亦以爲紀。陳涉首亂處，故自此以下

無章法脉

按師古

云魏即

梁地非

河東之

魏也

殺葛嬰。乎遠曰觀陳王誅葛嬰則知其無意立楚後也。陳王令魏人周市北

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

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

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

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曰房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

故以官蔡賜蓋其時章。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嘗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

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

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

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毒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

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

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非流入可魏武

帝改為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正義曰澠池河南符

好陽也。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

縣是也。曰十一月也。○索隱曰越系家。勾踐使罪人三行屬

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

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

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

也。

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
 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遥封之趙
 兵亟入關索隱曰趙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趙王將相相與謀曰
 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母
 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
 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
 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
 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

也願將軍立為燕王

平遠曰燕人立韓廣者豪傑方起各欲自王其國惡屬人也

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
 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
 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
 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
 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狄之臨濟狄
 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及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以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之諸公子
 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正義曰括時咎在陳王
 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寧陵城也

史記

卷四十一

六

陳涉世家

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遣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令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正將子龍曰吳廣與涉同起事廣為田臧所殺而涉不能誅反界以將印涉之所以敗也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

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

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

兵居郟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郟音談小顏云郟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

東海此郟別是地名或恐郟當作邾邾是邾郟之地

○正義曰郟即春秋時郟地楚郟故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悅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

郟城縣相近又走陳蓋郟字誤作郟耳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訖索隱曰地理志

銍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逢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

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云泗水銍人董緜

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秋問二音

陳涉世家

取又音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

子史反正義曰東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

海今海州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

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驕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歿章邯

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歿

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贊曰建丑之月也○

索隱曰顏遊秦云按史記表二世十月誅葛嬰十

一月周文歿十二月陳涉歿贊說是也宗稟荆陳王

楚記云騰節在十二月故因是謂之騰月也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

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其御莊

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為得之

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礪正義曰音唐今諡曰隱王陳

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為蒼頭軍起

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

帽故曰蒼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

豫州真陽縣西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

如字讀謂以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

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歿南陽復為秦宋留不

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

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

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引兵之方與正義曰房嘉為上將軍

與兗州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

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

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

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誅殺

公孫慶秦左右較復攻陳。索隱曰節左下之呂將軍右較尉軍也

走收兵復聚鄒盜。駟案鄒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

鄒盜者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較破之青

波。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

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

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

辨數乃置。索隱曰數音疎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

有故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

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

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濞濞之貌也○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謂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

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

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

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籲妄言輕威陳王斬之

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子龍曰：此見陳王為御人所殺，無親故也。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歿，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按此下
賈生過
秦論上
篇已見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駟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自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關也。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

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
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
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
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陳軫

邵滑。正義曰。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

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

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

作印。並音仰。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

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朱衛中山。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亾逐排。伏尸百萬。血流漂櫓。

索隱曰。說文云。櫓。大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



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瓚云。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

陽。銷鋒鋦。徐廣曰。一作銷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目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呾。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



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一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棘戟也。矜戟柄音

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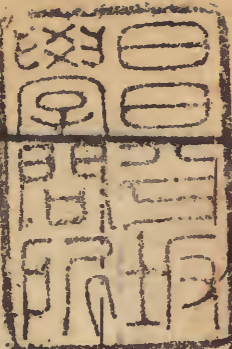
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

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已也。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

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索隱述贊曰。天下向匈。海內乏主。倚鹿爭捷。瞻烏爰處。陳勝首事。厥號張楚。鬼怪是憑。鴻鵠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房。又任胡武。騫願見殺。腹心不與。莊賈有人。反噬城父。



史記卷之四十八 終

陳涉世家

安西內閣

